

作品
陈峻菁

一幅乱世风云图，一部隋朝建国史

独孤伽罗

上册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

作品
陈峻菁

孤独伽罗



上册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独孤伽罗 / 陈峻著. — 南京 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7.1

ISBN 978-7-5399-9617-2

I. ①独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207220号

书 名 独孤伽罗

作 者 陈峻著

选题策划 刘连生

责任编辑 胡 泊

封面设计 马顾本

版式设计 新兴工作室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www.jswenyi.com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700毫米×970毫米 1/16

字 数 500千字

印 张 33.5

版 次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9617-2

定 价 49.80元 (全二册)

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输给仇恨

年轻时，读到《尼克松自传》里说：“切记，有人可能会恨你，但除非你也恨他们，否则他们是不会赢的。恨只能毁了自己。当你开始恨，你就输了。”感到十分不解。

善善恶恶、快意思仇，那才是年轻人理解的人生和人性，所以读金庸、梁羽生，会有种畅意所如的痛快感，以德报德，以直报怨，这是孔子也认可的道德法则。难道受人憎恨陷害，还要沉寂地隐忍并忘却？不，那不是宽恕，是懦弱。

以践踏报复嫉恨，以伤害还击破坏，以感激回报恩德，以馈赠回应付出，有时候，甚至我们这种简单的社会行为方式已经超越了生活本身，让我们感觉到，这也是对公序良俗的守护、对普世价值的坚持，在执行天意，在推行纲常伦理。

正如基督山伯爵在充分准备多年、复仇前夕发出的宣言：“我已经

借天主之手报答了恩人；现在复仇之神授我以他的权力，命我去惩罚仇人！”他认定自己执行着神之意志，以上帝之手在复仇，在告诉世人，至真至善至美永远闪耀于人性，谁试图以欺诈取胜、损人获利，必遭报应。

而随着年岁渐长，阅历渐多，才明白了，为什么曾经也是性情中人的尼克松在暮年时会有此感悟。

基督山伯爵，他曾是那样一个健壮开朗、优秀出众、对爱情、对亲情、对友情充满期待的青年，年轻的唐太斯不会恨，只会爱，只看得见世上的美好与明亮。

可他却因为优秀与幸运，不自觉地成了众矢之的，被人陷害入狱十四年，夺妻之仇、杀父之恨，令他坠落在仇恨的深渊里爬不出来，他将自己的一生用于了复仇，却忘记了，生命对每个人都分配了额度，他的整个后半场人生，都在为自己前半场的失去而感伤悲悼，所以他的一生也就成了一场彻底的失去，石铸刀刻、永不铭灭的仇恨，将他铸成了复仇之神，只有仇人的死亡和失败能带给他快意。

其他任何得到，任何收获，都补偿不了他的痛苦、代谢不掉他的冤屈与仇恨，浸泡在仇恨里的心，再怎么张望，也只看得到黑暗，碰不见光明，学会了权谋，便放弃了自己原本坚持并相信过的真诚坦荡。

所以基督山伯爵失去了爱人也失去了爱情，失去了父亲也失去了家庭，失去了相信也失去了本可以东山再起的人生，他在仇恨里坚持得太长久，终于把自己雕刻成了一尊手执法杖与长剑的命运之神，公开审判着义与不义。

他不但毁了仇人，还要毁掉仇人的亲人、爱人，毁掉仇人的财富、家庭、亲情与荣誉，他夺走了仇人们的一切，却不夺走他们的生命，要眼看着他们因痛苦、因不义之举的最终失败和招灾惹祸而羞惭悔恨、痛苦失意、万念俱灰。

他还原了古老的道德法则，将法律之光照不到的角落公示天下，正义

昭昭，虽然来迟，终必不爽。

黑与白，爱与恨，陷害与报复，在基督山伯爵的复仇世界里，一切起初很简单。而人性从来不是这么简单，连他深爱的梅尔塞苔丝，最后也在心底建起了两座坟墓，一座是初恋唐太斯的，另一座属于她的丈夫、唐太斯的仇人费尔南。

基督山伯爵并没有任何道德污点，他的计谋与报复也是基于年轻时曾被惨痛地陷害，他的狡猾和狠毒，更是基于已经提前对仇人们进行了罪行认定。

所以他自认会像命运一样冷酷无情，他自认以毕生之力对不义者进行复仇，是在代上帝进行审判。而最终，基督山伯爵对人生只有这样的感受：“人的天性生来不适宜欢乐，只会紧紧地抱住痛苦。”

而独孤伽罗，也是这样一个女人，一个毕生轰轰烈烈致力于家国之恨、将自己沉浸于痛苦之中不能自拔的复仇女神。

独孤伽罗在杨坚夺位前夕，给犹豫不决的杨坚写去这样一封信：“骑兽之势，必不得下。”要身为顾命大臣的杨坚务必从自己女儿杨丽华手中夺取皇位，夺位之前，杨坚一举杀了北周太祖宇文泰剩下的五个儿子，后来更将宇文泰的孙子们也斩草除根，夺位之后，杨坚下诏追悼独孤伽罗的父亲、北周大司马独孤信，称他“风宇高旷，独秀生人，睿哲居宗，清猷映世。宏谟长策，道著于弼谐；纬义经仁，事深于拯济。方当宣风廊庙，亮采台阶，而世属艰危，功高弗赏。眷言令范，事切于心。”

“功高弗赏”、“咸以凶终”，独孤伽罗的父亲独孤信，是一位外表潇洒不羁、内心坚执于信念道义的出众人物。从《北史》、《周书》的零章断篇里，可以清楚地看到，独孤信不但是北周太祖宇文泰的开国功臣，为北周立下不少开疆拓土的战功，而且，由于独孤信家世清贵、名声显隆，比宇文泰更受拥戴。如果不是宇文泰玩弄权术，像刘备一样以“兄弟之义”困住独孤信，单纯以兵力和声望而言，独孤信显然更有实力称帝。

正因为他势力大、名位高，宇文泰与宇文护叔侄才对独孤信猜忌万分，最终架空他的兵权，逼其自杀。

人格高贵的独孤信，因坚信正直与信义，不但被宇文泰利用了一生，还被陷害而死，他的爱女独孤伽罗，从小就怀抱着复仇的决心，一步步走近皇位，最终在独孤信死后第十五个年头，她夺位成功、改朝换代、报仇雪恨，以天子的诏书来对宇文泰、对北周王朝进行了一场公开审判：不义者，必遭报应；欺诈者，终被鞭尸。

可是，独孤伽罗没有想到，跟随复仇而来的家族命运，会那么惨淡。

并不是复仇本身有错，复仇有时候甚至是一种自我成长、自我完成的极大内力，而是恨意会让人失败，败去时光，败去对美对光明对温暖的认知，败去曾经纯洁美好的形象，最终损毁了曾经正直高尚的人格。

如果敌人够强大，对他的报复，是超越与碾压式的胜利。

如果敌人太普通，对他的报复，是彻底忘却，没有什么事比与一个不配的对手较劲更能拉低个人水准了。

可是，不应该恨，一旦开始恨，输掉的就是自己的人生、自己心灵中的阳光、眼神里的温暖，输掉了自己的道德水准和人格形象。

“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；堆出于岸，流必湍之。”

优秀，本来就意味着承担辛劳与遭人嫉恨。懂得设防是一种智慧，轻信是一种不智，而仇恨是另一种不智，倘若用仇恨来报复自己轻信得到的痛苦，只是用一种不智来延续另一种不智。

怀抱信义，总会遭遇欺诈，善良会被利用。相信正直坦荡，总会碰到取巧者，成就被人窃取。欺世盗名者甚至短时间内会享尽荣耀、出尽风头，但即使如此，也要学会成长、学会宽恕，学会用自己的拼搏进取来碾碎欺诈者、取巧者的梦想，学会懂得这世界上的一切规则背后也另有一套阴暗的潜规则，学会在看过阴暗之后，还能相信光明。

看透世事不说破，这才叫境界。

所以，在一生为父复仇的最终，独孤伽罗表面赢得漂亮，她赢得了一个王朝，赢得了南北统一的大业，杀尽了所有宇文泰的血脉后代，快意恩仇、留名千古，最终却输掉了生命中的很多美好：夫妻情意、母子挚情、家庭和乐。

儿子的身上必然映证母亲的人格力量，而独孤伽罗又是如此强势的一个母亲，她终生复仇、玩弄权谋的背影，早已镌刻于英武出众的五个儿子眼中，以身垂范的结果，是这五个儿子无不深通权术、阴险狡诈、阳奉阴违、表里不一，为了皇嗣之位，五个儿子互相陷害攻击，最后全都下场凄凉，个个惨遭横死，甚至连累到她的孙子们也身世孤苦、被废被杀。

从杨坚和独孤伽罗给太子杨勇、秦王杨俊、蜀王杨秀这几个皇子下过的诏书里，我们可以读到很多的责备，很多大义凛然的质问，被称为“圣人可汗”的父亲、被称为“圣上”的母亲，他们后半生的谆谆告诫，却不能被五个儿子听取，那是因为，他们自己也没有达到他们向往的那个至高至圣、仁慈信义的境界。

史学家评论：“杨坚欺人孤儿寡妇而得天下。”当然，在独孤伽罗那里，她已经提前认定了宇文泰的罪孽，因此可以不择手段报复，因此可以以“骑兽难下”之势、不顾父女亲情、臣子忠义，以外戚身份篡夺权位。她在确定自己为父复仇的正义性前提下，以牙还牙，以血还血，欺得坦荡、夺得率性。

而皇子们却只学到了她的隐忍、窥伺与权术，没有学到母亲心底的慈悲和对亲情、对正义的信仰，最终，独孤伽罗只言传身教了恨与欺诈，却没有展现出爱与忠诚信义。

朗达·拜恩在《爱的力量》中说过：“爱的力量没有对立面，生命中除了爱之外，没有其他力量，你在这世上看见的所有负面事物，都是缺乏爱的表现。”

即使是复仇，本质上展现与传递的也应该是爱，而不是恨，所以最

终，基督山伯爵懂得了宽恕，懂得了放下，追随新的爱人去了无人知晓的远方，重新开始人生。

而独孤伽罗，她却怀着自己永不熄灭的怨念，寂寂而终，留下身后五子相攻、江山染血，放不过别人，有时也是放不过自己。

她在太年轻的时候就学会了恨，所以对恨的修习太深，对爱的练习太浅，并不曾懂得，教子的智慧，在于言爱；复仇的智慧，在于不恨；信义的智慧，在于有备。

独孤伽罗
——上——

目
录

001	第 一 章	长安秋阅武
023	第 二 章	左右夫人
047	第 三 章	牵屯山遇刺
069	第 四 章	宇文泰之死
093	第 五 章	普六茹坚
117	第 六 章	独孤信之死
139	第 七 章	太子妃
161	第 八 章	伐齐选将
183	第 九 章	诛宇文护
207	第 十 章	千金公主
229	第十一章	骑兽之势



第一章

长安秋阅武

西魏大统十四年（公元548年），长安。

大冢宰府的花园里，一阵笑语喧哗。

宇文泰携着年幼的儿女们，还有侄儿宇文护，登上自己府里新起的楼台，俯瞰此刻被他踩在脚底下的长安城还有关中大地。

楼阁建在府中高地上，下面堆土设台基，外观四檐四层，走进里面，才看出是木制的八层楼。

缓步拾阶，直上到最高一级，推阁而望，重檐之下铃铎接云，黑瓦朱栏，整座京城尽收眼底，连不远处正阳宫里的楼台林池，都一一在目。

宇文护早命人题好了楼阁上的牌匾楹联：

忆昔武川秋野，白马金羁少年游，关山远，西突北驰，誓斩
楼兰平狼烟；

览今关中形胜，画戟雕弓战意酣，河洛近，东挥南克，志夺
洛阳补金瓯。

宇文泰举目眺望着长安街景，品味着楹联中追往抚今的感慨，不禁有些怅然。

戎马生涯二十三年，自十八岁投身葛荣帐下，随大军直入中原，他就再没能重返阴山脚下的武川镇老家。

二十三年来，宇文泰从一个贫苦府兵之子，白手起家，到成为关中群雄之首，其中有多少悲欢喜乐、生离死别，唯有他自己心知。

半生苦战至今，四十一岁的宇文泰好不容易荡平了几路宿敌。

与他在北方对峙多年的东魏大丞相高欢，也在去年殒命。

十几年来，高欢与宇文泰五次倾国大战。本来占尽上风的高欢，数次出兵翦除宇文泰，不但没除掉宇文泰，反让宇文泰慢慢坐大，终成心腹之患。

玉璧之战前，高欢已被宇文泰逼迫无奈，只得屈膝讨好柔然，忍辱媾和，停妻再娶柔然公主，将待自己恩深义重的老妻娄夫人迁出府中，才免受宇文泰与柔然联手夹击逼迫之苦。

玉璧之战时，高欢亲携十多万大军，攻打并州刺史韦孝宽手下的孤城玉璧。

围城五十余日，断尽城外水道、以攻城车撞击城墙、以油慢火攻城门、城墙下掘了二十条地道，不惜死伤累累，崩开城墙数处，而韦孝宽却在城崩处树以大木栅，后设强弩与投石机，地道处火烧伏兵无数，击退东魏军队连攻，守住孤城。

玉璧城战事惨烈，双方伤亡惨重，尸积如山，尸臭恶不可闻，而高欢的东魏兵更因军中瘟疫爆发，折兵七万余人。

因战败愤恨而病重的高欢只得撤围而去，回洛阳后含恨而死。

此强敌一去，宇文泰知道，自己出关中、夺洛阳、灭东魏，不过是指顾之间的事情，而内乱频频的南梁，年迈的皇帝萧衍只知道在建康城里读经修真，耗尽国帑崇佛，不问政事战事，军中将士无人愿为他效命，更不是宇文泰的对手。

放眼世间，此际已无人能与长安城里蓝眼白肤多须的匈奴儿宇文泰争锋。这扫荡东南、一统九州天下的不世霸业，除了他，还有谁堪成就？

宇文护刻好的楼阁牌匾上，“大业楼”三个闪耀生辉的金字，完全合上了此情此景中宇文泰的心境。

宇文护是宇文泰的侄儿，只比他小六岁，是宇文泰大哥的儿子，从小跟着父亲在军中效力，十二岁时父亲战亡，成为孤儿，流落在东魏洛阳，后来他打听到宇文泰已盘踞关中，便想方设法投奔了长安城的叔父。

宇文护长相平平，身材矮胖，面相忠厚，看起来脾气温良却粗中有细，办事极为得力。

他对这个叔叔一向忠心耿耿，宇文泰的儿子们都在年幼，所以家中内政外务，都委托了宇文护打理。

得宇文泰倚重，宇文护这两年在军中一路受提拔重用，才三十五岁，已封了中山公、骠骑大将军，与宇文泰情同父子。

“统万突，陀罗尼，祢罗突，毗贺突，你们四个都过来。”宇文泰心情大好，招呼着自己的几个儿子。

宇文泰膝下已有子女十几个，但除了长子宇文毓，其他都是幼儿，七子宇文招、八子宇文俭还在母亲怀抱中喝奶。

统万突是他的长子宇文毓，是他的发妻姚夫人所生，今年十四岁，新封为宁都郡公。宇文毓表面温文尔雅，风度极佳，很少与人争执，但内里心细如发，读书颇多，敏慧过人，也有武干，宇文泰觉得他心性气度颇有父风，平常也以世子相待，准备再过两年便放他出去当刺史，任一方重镇。

陀罗尼是宇文泰的三子宇文觉，今年六岁，宇文泰次子宇文震早夭，所以三子宇文觉的排序仅次于长子宇文毓。

虽然年纪尚幼，但由于宇文觉生母是原来的北魏冯翊公主，宇文泰

平日也对此子宠爱万分，娇生惯养，栽培得这孩子心高气傲，性子急躁易怒，好在阖府里上下都肯奉承讨好他，所以看起来也还乖巧。

祢罗突是宇文泰的第四子宇文邕，今年五岁，毗贺突是第五子宇文宪，今年四岁，二人的生母分别是宇文泰的两个鲜卑妾室。这两个孩子年纪尚幼，但长得比常儿高大强壮，性格坚忍，活泼好动，也颇为聪明好学。

宇文泰每每望着自己的这群儿子，便不由得喜上眉梢。

不要说高欢这辈子打不过他，就算他俩的相持战不能在这辈子结束，高欢的儿子们也决不是宇文泰儿子们的对手。

高欢的儿子，不是狂躁易怒，便是心性狡诈嗜杀，虽有才干，却不能成大事。就像高欢一样，硬碰硬地两军对垒，宇文泰只能自认下风，可是他宇文泰最过人的并不是武勇，而是心术。

只是，宇文泰的这些孩儿实在太年幼了，比不了高欢的儿子高澄、高洋、高湛等人已经长大成人，能带兵打仗。

宇文泰疼爱地拥着自己的几个幼子，居高临下地指点着长安城内星罗棋布的宫室与府第。

这座汉高祖刘邦营建的都城，经过七百多年的风雨和战乱摧残，已变成一个灰败肮脏、到处是残垣断壁的破旧城池。

从前的皇家猎场上林苑，变成了野草离离、遍布荒坟的杂树林。旧日汉武帝训练水军的昆明池淤塞发臭，漂满了水草菰萍，水色如墨，连带着整座长安的臭水无处排放，在九街九衢间到处横流，无论晴明雨雪，京城的街道上总散发着一股恶臭味，令人作呕。

即使如此，宇文泰也不打算重修长安。

他在长安城住了十四年，从来都没有久居之念。

去年劲敌高欢一逝，其子高澄接位不久，东魏大将侯景便已据州叛

乱，与高澄率兵相攻，更引来南梁萧衍出兵助侯景，混战一场，若不是宇文泰及时出手，东魏与南梁这场恶战还不知道会打成什么模样。

东魏南梁风雨飘摇，多年来战祸丛生，朝政黑暗，豪强们只知聚敛，宇文泰觉得，自己离开长安城入主洛阳的那一天，已经不远了。

“爹，你看那里，”娇小的宇文怡走到宇文泰身边，抓着父亲的衣襟，指着不远处的一间府第，“那里停了好多车马。”

宇文怡是四子宇文邕的同母妹妹，还在蹒跚学步的年龄，长得玉雪可爱。

宇文泰对她也很是疼爱，当下将女儿抱了起来，顺着她的指点，俯瞰着那座门前车马辐辏的大宅。

他认了出来，那是他武川老兄弟独孤信的府第。

这间大宅是宇文泰亲自为独孤信翻盖的，十一年前，独孤信因兵败逃往南梁三年，刚刚狼狈归来，见到宇文泰为他兴建的大宅早已在长安落成，妻子崔夫人带着几个女儿过着衣食无忧的日子，那铁打的汉子也不禁当众潸然泪下、从此铭感于内。

独孤信住在长安的时间不多，他年近五十，在陇西前后驻守十几年，屡次求告宇文泰，要求返京，宇文泰却不肯答应。

今年，因为有人从东魏带来消息，称独孤信母亲费连夫人病故，独孤信遂不顾宇文泰之命，立意弃官回京守丧，闲居家中。

宇文泰无奈，只能由他自己做一回主，独孤信为宇文泰鞍前马后效力多年，论功勋，可谓是关中第一将，宇文泰对他向来尊重有加。

但今日看来，独孤信这门前停满了王公大臣才能乘坐的青盖、绿盖安车，拴满了骏马良骥，家中宾客如云，公侯将相无数，哪里还是在家赋闲守丧的凄凉情形？分明是在招揽宾朋、结党营私！

宇文泰浓密的双眉跳了一跳，还没说话，宇文护已低声道：“侄儿派

人打听过了，独孤信今日在家为亡母设祭，朝中的八柱国，除了叔父，全数去了独孤府，秦州军的大小将领，有位分的也都去送了礼，独孤将军明知道今日叔父准备设宴庆贺‘大业楼’落成，却偏偏和叔父唱上了对台戏。”

宇文泰的心底也有不满，独孤信这两年是不是老糊涂了，仗着往日战功，越来越倚老卖老。

独孤信当年追随北魏孝武帝入关中时，抛妻弃子，老母也失陷在东魏，不知存亡，这次东魏来人的信口之言，又无第二人佐证，独孤信却信以为真，上表弃官守丧，不等朝廷旨意下来，便封印回了长安，又是居庐三年，又是为亡母设祭，恨不得让天下人看见他的哀情。

是，宇文泰知道自己这辈子欠他的。

当年自己不过是武川镇一个身份低微的小卒，而独孤信却是领民酋长之子，论外表风仪，论家世资历，论骑射武艺，论众人归心，自己样样都不如独孤信。

可那又怎么样？如今宇文泰挟天子以令诸侯，号令关中群雄，君臣之分已定，而独孤信呢，还当他是旧日的武川镇兄弟，常以平辈礼相见，以兄弟论交，而自己还不得不对他客气恭敬……

“叔父，”见宇文泰凝重，宇文护俯耳问道，“要不要侄儿带人到独孤府去问罪？他不尊叔父号令，擅自弃官归京，又假借丧事揽财、大量结交党羽，有擅权之罪、结党之实，叔父何不借机抓他入狱？”

侄儿还是太年青鲁莽了。宇文泰叹了口气，叫着他的小名道：“萨保，你赶紧命人备一份重重的吊礼，送到独孤将军府上，就说我身有小恙，不能到府祭奠费连老夫人，实感有愧。”

宇文护愕然道：“叔父身为当朝至尊，为何要对独孤信一再避让？”

宇文泰环视自己年幼的诸子，硬生生又忍下了一声叹息。